一担竹皮箩载鱼水情，红色侗乡焕新颜

通道转兵之地，少年苦等红军“阿哥” 如今药材满山，红土地长出钩藤致富路

征途 2026我的长征





①通道转兵纪念馆。

②红军战士邱显达编织的一担皮箩。
③杨昌彬故居。

扫码看视频

通道转兵纪念馆的展柜里，一担黝黑的竹皮箩静静安放。细密篾条织成人字纹路，箩身历经岁月暗沉，箩盖边角已经磨破，可每一根竹篾依旧紧紧交织。这不起眼的老物件，藏着一段红军与侗家百姓的鱼水往事，承载着侗族少年杨昌彬漫长一生的执着与等待。10月23日，记者走进通道侗族自治县，循着这担皮箩，重走长征路，寻访故事的源头。

■文/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王翊玮 视频/图 朱帅铭

【寒夜收留】

侗家老屋迎红军，杨家父子暖护伤员

1934年冬，湘江战役之后，红军处于生死关头。12月12日，中央红军负责人在通道恭城书院召开紧急会议，决定放弃北上湘西、转兵西进贵州。这就是“通道转兵”，是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历史开端。

通道转兵的故事很多人耳熟能详。但记者在通道，还听到了另一个故事，就发生在通道万佛山镇流源村。

记者驱车来到这里，在杨昌彬故居——一栋青瓦木构的侗家木屋里，见到了杨昌彬的玄孙女杨友荟。墙上泛黄的老照片里，面容清瘦的老人便是当年那个遇见红军的少年杨昌彬。

“1934年冬，一个寒风夹着细雨的黄昏，太爷爷杨昌彬和他父亲正在家中做饭，门外走来一名拄着拐杖、衣衫褴褛的年轻人。”杨友荟说，这名年轻人叫邱显达，22岁，江西瑞金人，是在湘江战役中负伤掉队的红军战士，小腿被子弹打穿，伤口已经流脓。

“红军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。”杨家父子冒险悄悄将邱显达收留了下来。没有医生，他们就上山采草药，每天为他清洗伤口。养伤的日子里，邱显达常常给少年杨昌彬讲革命故事，杨昌彬亲切地唤他“阿哥”。

【皮箩寄情】

临别之际赠皮箩，一别之后成永念

两个多月后，伤势慢慢好转的邱显达要去追赶大部队。

杨昌彬舍不得，苦苦挽留，希望“阿哥”留下来。邱显达感念杨家父子的救命之恩，他原本是篾匠，便就地取材，亲手编织了一担皮箩送给杨家，当作念想。

“临行前，在村口大树下，阿哥连磕了三个头，并许下承诺‘等革命胜利了，我一定回来看你们’”。杨友荟说，“这一走，他就再也没有音信。”

“阿哥”走后，杨昌彬守着皮箩，从少年等成白发老人。直到2019年，98岁的杨昌彬带着遗憾离世。

“太爷爷在世时常说，留住皮箩，就留住了红军精神，留住了侗乡人民对红军的热爱、对共产党的拥护。”杨友荟如今是流源村的红色讲解员，“太爷爷没等到的红军阿哥，我们替他记着，把这个故事一直讲下去。”

【薪火相传】

转兵之地再出发，红色故事代代相传

当年草药救红军，如今中药富侗乡。在湖南通道玉带河中药谷，红军走过的这片土地，如今已经长出了漫山遍野的钩藤。

“截至目前，通道中药材种植总面积已达18.5万亩，其中主导品种钩藤达10万亩，综合产值达32亿元。”通道侗族自治县中药材产业工作专班工作人员吴治能告诉记者，通道是“中国钩藤之乡”，是全国钩藤核心产区，年交易量约3000余吨，占据全国交易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。

寻访结束，记者重回罗蒙山下的通道转兵纪念馆。始建于北宋的恭城书院保存完好，在书院旁兴建的纪念馆已收集1400余件革命文物，成为红色研学、红色旅游热门景点。

纪念馆内，一队队研学团、旅游团拾级而上。人群中，两名身着骑行服的游客引人注目。67岁的罗先生是湖南娄底人，从江西瑞金出发骑行重走长征路，二十多天行至通道，目的地是延安。

“一路骑来很有感触，当年红军跋涉的险路，如今都是平坦畅通的水泥路。”罗先生感慨。

回望展柜里的竹皮箩，90多年光阴流转：当年红军在通道做出转兵抉择，侗乡百姓用草药、温情托举；如今这片土地钩藤满山、道路通达，当年红军期盼的好日子，正在侗乡落地生根。

感动湖南 26℃ 暖湘温暖在您身边

扫码看视频

“摆渡人”陈建元：守水库20年，渡人也救人

在永州市东安县紫溪市镇高岩水库，提起“摆渡人”陈建元，库区五个村子的村民几乎人人熟识。这个称呼，源自20年前他开出自家那条旧船、没收过一分钱的义务摆渡。他守着一库饮用水源，也救起过落水的乡亲。10月25日，记者采访了他。

“人命关天，哪顾得上想”

2018年2月7日，腊月二十二，陈建元从外面回到家，看见一辆白色轿车倒车时不慎翻进水库，离岸十几米远。他当即驾船靠近，水面上一个男孩正在挣扎。时值寒冬，水温接近零度，陈建元没来得及脱衣服，跳下河把男孩托上了船。

孩子惊魂未定，说车里还有妈妈和妹妹。陈建元返身下水救人，孩子母亲穿着羽绒服进水后重量剧增，他已被冰水冻得脱力，但还是拼尽全力将孩子母亲救了上来。

“那时候真没想过自己会不会出事，一门心思把人拉上来。”陈建元说。被救的女人送到县中心医院，躺了半个月才醒过来，脸泡得乌青。等她康复了，家里人拿着6万元钱上门谢他，他没有收。

这并非陈建元第一次出手，2006年，白马村一名村民被毒蛇咬伤，他连夜驾船送医，伤者因救治及时脱险；同年，他巡逻时救起一名落水小女孩；2024年6月，他救助了一名高温中暑的村民，刮痧降温后联系家属送回家。

“全县人喝的水，不搞不行”

“很多人以为我是专业摆渡的，其实那都是顺带的。”陈建元介绍，2005年，高岩水库需要专人管护保洁，他搬到水库边居住，日常负责水上保洁和巡逻，这一守就是20年。

高岩水库是东安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，岸线长、上游有村落，管护任务重。陈建元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巡查水面，打捞漂浮的枯枝落叶和垃圾。

2017年夏天，水库突然长出了5000多平方米的红藻，浮在水面上像一层红黑色的油膜。那是全县人的饮用水源，没有专业清污船，他就砍了竹子、缝了旧蚊帐，做成一张大捞网，在水里泡了两三个月，一点点把红藻拉到岸边晒掉。太阳晒着，水泡着，手上的皮都皴裂了。“全县人吃的水，不搞不行啊。”他说，“我尽最大努力把它弄干净，就安心了。”

高岩水库蓄水后，彭家、白马、高岩、南庄、袁家五个村子被水面隔开。村里多是老人和孩子，没车，走山路要绕一个多小时，走水路只要几分钟。水库原来的交通船2004年报废后，村民过河成了难题。

后来，陈建元开自家船义务摆渡，分文不取。不管是半夜突发急病，还是农忙过河劳作，只要村民打电话，他随叫随到。

“现在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，年轻人都在外头打工，有车的自己开，老人没车，走山路绕一个多小时，坡陡还容易摔；坐船呢，几分钟就到对岸。”陈建元说：“反正我就在水库边上，顺路的事。”

水面辽阔，渡船很小。如今，陈建元仍守在水库边，每天驾船巡库、打捞垃圾，也随叫随到送村民过河。他从来都不图什么，只是在这里，这些事总要有人做。管护员、摆渡人、见义勇为先进个人，身份不少，但他最看重的，还是乡亲们喊他的那声“摆渡人”。

■文/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王翊玮
通讯员 罗健翔 欧阳扬